

WW II in
PERSPECTIVE

回望二战

CATCH-22
第22条军规

【美国】约瑟夫·海勒 著 孙 程 魏 民 邹 娜 译



译林出版社

WW II
RESPECT

回望二战



第22条军规

[美国]约瑟夫·海勒 著
杨 恕 程爱民 邹惠玲 译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第22条军规 / (美)海勒(Heller, J.)著;扬恕等译.-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5.5
("回望二战"丛书)
书名原文: Catch-22
ISBN 7-80567-629-1

I.第... II.①海... ②扬... III.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1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1999)第28504号

Catch-22 by Joseph Heller
Copyright © 1955, 1961 by Joseph Heller
Copyright renewed © 1989 by Joseph Heller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trade paperback copyright © 2005 by Yilin Pres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International Creative Management, Inc.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登记号 图字:10-2005-021号

书 名 第22条军规
作 者 [美国]约瑟夫·海勒
译 者 扬 恕 程爱民 邹惠玲
责任编辑 张远帆
原文出版 Dell Publishing Co., Inc., New York, 1975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http://www.yilin.com
地 址 南京湖南路47号(邮编210009)
集团地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南京中央路165号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毫米 1/32
印 张 16.25
插 页 2
字 数 430千
版 次 2005年5月第2版 2005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567-629-1/I·344
定 价 27.5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趁乱出奔

——《第22条军规》中译本序

李敬泽

1961年，前空军轰炸机手约瑟夫·海勒发表了《第22条军规》，向混乱、喧嚣、激情迸发的六十年代投下了一枚炸弹。

在这部古怪的长篇小说中，第二次世界大战变成了一名美国空军轰炸机手为了反抗企图害死他的庞大阴谋进行的惊慌失措的战斗。约瑟夫·海勒修改了关于二战的政治和历史议程，他把问题转化到个人生存的层面：那个微不足道的名叫约塞连的战士，他最尖锐、最迫切的感受就是，他将死去，这个世界上的一切安排都是为了实现这个阴险目的，所以，他必须猛烈地反驳这种安排的一切理由。

约塞连并非这么想的第一个人，他是现代主义军团中的一员，在这个军团中，每个人都意识到，他正被一种无名的、疯狂的、邪恶的、不可抗拒的巨大力量所控制，这种力量无所不及，使世界变得危机四伏、阴暗险恶，在这样的世界上，“个人”成为毫无意义的支离破碎的幻象。

我们在二十世纪的世界文学中到处可以看到约塞连式的身影，在卡夫卡的“城堡”里和“法庭”上，在博尔赫斯的“迷宫”中，在加缪的“局外”；甚至，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开山之作《狂人日记》中，我们也马上能够辨析出他的声音：今天，赵家的狗看了我一眼……这种惊恐的声音饱含着对世界之本质的极度不信任。

在这些人的背后，二十世纪冷酷地展开，那是两次世界大战，是奥斯维辛集中营和“古拉格群岛”，是冷战，是科层社会的全面降临，是跨国资本将人彻底变为消费者和被消费者，是“理性”、“主体”、“自由”等等现代历史赖以启动的概念越来越像是纯属虚构……

在这个背景下，《第22条军规》在1961年成为一颗召唤着反抗、开

拓“通往伊甸园之路”的炸弹——六十年代正在降临，那是反越战运动，是黑人民权运动，是嬉皮士、摇滚和伍得斯托克音乐节，是巴黎街头的旗帜和澎湃青春。

在1961年，这一切已初现端倪，金斯堡已经发出了“嚎叫”，“麦田守望者”正桀骜不驯地游荡，而在《第22条军规》的最后，躲过了劈头砍下来的一刀，“约塞连跑走了”，这是最后一句，他逃向书页之外，奔向六十年代。

《第22条军规》有一种内在的简单，整部小说实际上只有一个动作，即出奔或者逃离。小说的第一句是：“这可是实实在在的一见钟情”，紧接着，第二句：“初次相见，约塞连就狂热地恋上了随军牧师”——牧师职司拯救，当然我们很快看到，这位牧师自己在这个疯狂的世界里也是手足无措，小说的方向由此确定，约塞连当然得靠自己，他将不屈不挠、死皮赖脸、出尽八宝地自我拯救，他决心逃离。

也就是说，这部小说在第1页和第512页之间是漫长的等待、徒劳的挣扎和纷至沓来的失败，决定性的念头在第1页就有了，但在小说的最后一句中才得以实现。可以想见，填补这漫长的虚空需要多少废话，这个过程积累和消磨了多少怒气，整部《第22条军规》就像是一次怒气冲天的嘈杂争辩，约塞连和他的同胞们极力想知道的是，那个扣押、囚禁、控制着他们的东西是谁，它的逻辑是什么以及为什么？

对这个东西，从卡夫卡开始的无数作家都力图给它一个名字，而约瑟夫·海勒的命名最为成功：第22条军规，这个词从此进入了英语，成为理性的混乱和疯狂以及没有来源但专横地钳制众生的权力意志的代名词，通过翻译，它甚至在汉语中也生出了微弱的根须。

这个东西确实并非约瑟夫·海勒的发现，但他为它制作的标签是鲜明有力的，具有美国式的简单和坚决，而约瑟夫·海勒还有一种美国式的旺盛精力，当卡夫卡、加缪们面对这个庞大之物不可自拔地沉思、茫然，将情感、记忆和身体相互割裂开来以平衡惊恐和焦虑时，约塞连却像个大闹天宫的猴子，他要行动、要选择、要坚持他的权利，他不是走不了吗？那么好吧，他还有一张嘴，他要喋喋不休手舞足蹈地说，鉴于他无

第22条军规

Catch-22

从确定哪一个人是他的敌人，他要以语言的暴力去冒犯每个人，但同时，鉴于每个人都是“第22条军规”所给定的秩序的共谋者和在场者，冒犯每个人也就是打击了他的敌人。

于是，《第22条军规》与另一个词——“黑色幽默”联系在一起。1965年，美国作家弗里曼将约瑟夫·海勒等十二人的小说片断编为《黑色幽默》一书，从此，这个词作为六十年代小说精神的重要标志而广为人知，而《第22条军规》则成为“黑色幽默”的正典。

当“幽默”成为“黑色”时，真正发生的事情决不仅仅是从黑暗中看到幽默或以幽默对待黑暗，决没有那么温良恭俭让，决不是中产阶级趣味的什么含泪的微笑，黑色幽默是一种颠覆性的语言暴力，是以残酷应对残酷以不讲理应对不讲理，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是将世上的一切事物从给定的秩序中释放出来，打碎一切等级和界限，在事物和事物之间强行建立突兀、荒谬、不“合理”不“自然”的联系，它要打破世界的光滑外壳，暴露出它的疯狂和混乱——这完全符合约塞连们的利益，在混乱中他们才有出奔和逃离的希望。

而约瑟夫·海勒证明，他作为小说家的主要才能就是制造这种语言的混乱，他是胡搅蛮缠、东拉西扯的大师，是诡辩、悖论、强辞夺理的大师，他在《第22条军规》中全力以赴地证明了一件事，那就是，在那个非理性的世界上，一个人只有靠着他以语言制造混乱的能力才能确认他的存在。

所以，阅读《第22条军规》可以从任何一章开始，如果说它有情节的话，它的情节比盲肠还短，就是“要跑——跑成了”，但为了完成这个情节，话语经历了浩荡的流动，如同一条散漫的河，在任一节点上分岔。这部小说根本的结构原则是无穷无尽的“话头”，一个话头引出另一个话头，另一个话头再引出又一个话头，话语急促地涌动，向着天空、向着“第22条军规”发出执拗的噪声。

时至今日，“黑色幽默”已经是文学史上的陈迹，而黑色幽默式的话语方式也已经广布于西方和中国的大众文化之中，成为后现代秩序的一部分；我们甚至能在周星驰的电影里听到约塞连式的诡辩。但是，读

《第22条军规》依然令人激动，我们能够强烈感觉到在那疯狂饶舌的话语奇观中贯串着的巨大焦虑和英雄气概。

是的，约塞连是最后的现代主义英雄之一。如果我们认为英雄就是做出选择去改变自己命运，那么，约塞连就是英雄。实际上，在现代主义人物谱系中，他是极少数真正决心行动并最终行动的人。当然，如果我们认为英雄应该无所畏惧，那么约塞连确实怕死，但《第22条军规》所制造的混乱让我们看到的另外一种图景是，只有真正怯懦的人才会任凭自己遭受庞大权力的宰制，而胆小鬼约塞连却英勇地说：不，我害怕。

在小说中，约塞连逃往瑞典，当约瑟夫·海勒用一个实存的地方安顿他的主人公时，他可能比任何一个现代主义前辈都更为乐观，虽然不那么肯定，虽然“时时刻刻都会保持警惕”（约塞连语），但约瑟夫·海勒确实看到了拯救的希望远方闪烁。

——这就是上世纪六十年代的精神。现在，在2005年，我们能够肯定，卡夫卡终究比约瑟夫·海勒看得更远，世界正重新变得秩序井然，正在后冷战的全球化中高歌猛进，当初逃往瑞典的约塞连，如果真有其人的话，现在很可能正坐在某座摩天大楼的办公室里、在某一座电脑后实施更为复杂的“第22条军规”。而约瑟夫·海勒，这个美国历史上最饶舌的家伙之一已经长期沉默，事实上，他在《第22条军规》之后的文学生涯并不成功，话语暴力是一种最不能持久的能力，几乎所有以此为长的小小说家都会沮丧地发现，他们一次性地耗尽了他们的力必多。

但《第22条军规》依然生气勃勃地喧闹，我们的生活、似乎将要永久运行的“第22条军规”将长久地滋养着它，它将持久地见证人类中的某些人推石上山的愚行和英勇。

献
给

我的母亲

我的妻子雪莉

我的孩子埃丽卡和特德

只有一个圈套……

那便是第二十二条军规。

皮亚诺萨岛位于厄尔巴岛以南八英里的地中海,是个极小的岛屿,显然,无法为书中描述的所有情节提供足够的空间。与小说的背景一样,其中的人物亦都是杜撰的。

1 得克萨斯人

这可是实实在在的一见钟情。

初次相见，约塞连便狂热地恋上了随军牧师。

约塞连因肝痛住在医院，不过，他这肝痛还不是黄疸病的征兆，正因为如此，医生们才是伤透了脑筋。如果它转成黄疸病，他们就有办法对症下药；如果它没有转成黄疸病而且症状又消失了，那么他们就可以让他出院。可是他这肝痛老是拖着，怎么也变不了黄疸病，实在让他们不知所措。

每天早晨，总有三个男医生来查病房，他们个个精力充沛，满脸一本正经，尽管眼力不好，一开口却总是滔滔不绝。随同他们一起来的是同样精力充沛、不苟言笑的达克特护士。讨厌约塞连的病房护士当中就有她一个。他们看了看挂在约塞连病床床脚的病况记录卡，不耐烦地问了问肝痛的情况。听他说一切还是老样子，他们似乎很是恼怒。

“还没有通大便？”那位上校军医问道。

见他摇了摇头，三个医生互换了一下眼色。

“再给他服一粒药。”

达克特护士用笔记下医嘱，然后他们四人便朝下一张病床走去。没有一个病房护士喜欢约塞连。其实，约塞连的肝早就不疼了，不过他什么也没说，而那些医生也从来不曾起过疑心。他们只是猜疑他早就通了大便，却不愿告诉任何人。

约塞连住在医院里什么都不缺。伙食还算不错，每次用餐都有人送到他的病床上，而且还能吃到额外配给的鲜肉。下午天气酷热的时候，他和其他病号还能喝到冰果汁或是冰巧克力牛奶。除了医生和护士，从来就没有人来打扰过他。每天上午，他得花点时间检查信件，之后他便无所事事，整日闲躺在病床上消磨时光，倒亦心安理得。在医院里他过

得相当舒坦,而且要这么住下去也挺容易,因为他的体温一直在华氏一百零一度。跟邓巴相比,他可是快活极了。邓巴为了拿那份人家端到他病床前的餐点,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将自己摔成个狗吃屎。

约塞连打定主意要留在医院,不再上前线打仗,自此以后,他便去信告知所有熟人,说自己住进了医院,不过从未提及个中缘由。有一天,他心生妙计,写信给每一个熟人,告知他要执行一项相当危险的飞行任务。“他们在征募志愿人员。任务很危险,但总得有人去干。等我一完成任务回来,就给你去信。”但是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有给谁写过一封信。

依照规定,病房里的每个军官病员都得检查所有士兵病员的信件,士兵病员只能呆在自己的病房里。检查信件实在枯燥得很。得知士兵的生活只不过比军官略多些许趣味而已,约塞连很觉失望。第一天下来,他便兴味索然了。于是,他就别出心裁地发明了种种把戏,给这乏味单调的差事添些色彩。有一天,他宣布要“处决”信里所有的修饰语,这一来,凡经他审查过的每一封信里的副词和形容词便统统消失了。第二天,他又向冠词开战。第三天,他的创意达到了更高点,把信里的一切全给删了,只留下冠词。他觉得玩这种游戏引起了更多力学上的线性内张力,差不多能使每一封信的要旨更为普遍化。没隔多久,他又涂掉了落款部分,正文则一字不动。有一次,他删去了整整一封信的内容,只保留了上款“亲爱的玛丽”,并在信笺下方写上:“我苦苦地思念着你。美国随军牧师A.T.塔普曼。”A.T.塔普曼是飞行大队随军牧师的姓名。

当他再也想不出什么点子在这些信上面搞鬼时,他便开始攻击信封上的姓名和地址,随手漫不经心地一挥,就抹去了所有的住宅和街道名称,好比让一座座大都市消失,仿佛他是上帝一般。第二十二条军规规定,审查官必须在自己检查过的每一封信上署上自己的姓名。大多数信约塞连看都没看过。凡是没看过的信,他就签上自己的姓名;要是看过了的,他则写上:“华盛顿·欧文^①”。后来这名字写烦了,他便改用“欧文·华盛顿”。审查信件一事引起了严重反响,在某些养尊处优的高层将

① 美国作家(1783—1859)。

领中间激起了一阵焦虑情绪。结果，刑事调查部派了一名工作人员装作病人，住进病房。军官们都知道他是刑事调查部的人，因为他老是打听一个名叫欧文或是华盛顿的军官，而且第一天下来，他就不愿审查信件了。他觉得那些信实在是太枯燥无味。

约塞连这次住的病房挺不错，是他和邓巴住过的最好的病房之一。这次跟他们同病房的有一名战斗机上尉飞行员，二十四岁，蓄着稀稀拉拉的金黄色八字须。

这家伙曾在隆冬时节执行飞行任务时被击中，飞机坠入亚得里亚海，但他竟安然无事，连感冒也没染上。时下已是夏天，他没让人从飞机上给击落，反倒说是得了流行性感冒。约塞连右侧病床的主人是一名身患疟疾而吓得半死的上尉，这家伙屁股上被蚊子叮了一口，此刻正脉脉含情地趴在床上。约塞连对面是邓巴，中间隔着通道。紧挨邓巴的是一名炮兵上尉，现在约塞连再也不跟他下棋了。这家伙棋下得极好，每回跟他对弈总是趣味无穷，然而，正因为趣味无穷，反让人有被愚弄的感觉，所以约塞连后来就不再跟他下棋了。再过去便是那个来自得克萨斯州颇有教养的得克萨斯人，看上去很像电影里的明星，他颇有爱国心地认为，较之于无产者——流浪汉、娼妓、罪犯、堕落分子、无神论者和粗鄙下流的人，有产者，亦即上等人，理应获得更多的选票。

那天他们送得克萨斯人进病房时，约塞连正在删改信件。那一天天气酷热，不过宁静无事。暑热沉沉地罩住屋顶，闷得屋里透不出一丝声响。邓巴又是纹丝不动地仰躺在床上，两眼似洋娃娃的眼睛一般，直愣愣地盯着天花板。他正竭尽全力想延长自己的生命，而办法就是培养自己的耐烦功夫。见邓巴为了延长自己的生命竟如此卖力，约塞连还以为他已经咽气了呢。得克萨斯人被安置在病房中央的一张床上。没隔多久，他便开始直抒高见。

邓巴霍地坐起身。“让你说中了，”他激奋得叫了起来。“确实是少了样什么东西，我一直很清楚少了样什么东西，这下我知道少了什么。”他使劲一拳击在手心里。“就是缺少了爱国精神，”他断言道。

“你说得没错，”约塞连也冲他高喊道，“你说得没错，你说得没错，

你说得没错。热狗、布鲁克林玉米饼、妈妈的苹果馅饼。为了挣得这些东西，我们每个人都在不停地拼死拼活，可有谁甘愿替上等人效力？又有谁甘愿替上等人多拉几张选票而卖命？没有爱国精神，就这么回事儿。也毫无爱国心。”

约塞连左侧床上的准尉却是无动于衷。“哪个在胡说八道？”他不耐烦地问了一句，随即翻过身去，继续睡他的觉。

得克萨斯人倒是显得性情温和、豪爽，着实招人喜爱。然而三天过后，就再也没人能容忍他了。

他总惹得人心烦意乱，浑身不自在，心生厌恶，所以大家全都躲着他，除了那个全身素裹的士兵以外，因为他根本没办法动弹，全身上下都裹着石膏和纱布，双腿双臂已全无用处。他是趁黑夜没人注意时被偷偷抬进病房的。直到第二天早晨醒来，大伙儿才发现病房里多了他这么个人，他的外观实在古怪得很：双腿双臂全都被垂直地吊了起来，并且用铅砣悬空固定，只见黑沉沉的铅砣稳稳地挂在他的上方。他的左右胳膊肘内侧绷带上各缝入了一条装有拉链的口子，纯净的液体从一只明净的瓶里由此流进他的体内。在他腹股沟处的石膏上安了一节固定的锌管，再接上一根细长的橡皮软管，将肾排泄物点滴不漏地排入地板上一只干净的封口瓶内。等到地板上的瓶子满了，从胳膊肘内侧往体内输液体的瓶子空了，这两只瓶子就会立刻被调换，液体便重新流入他的体内。这个让白石膏白纱布缠满身的士兵，浑身上下唯有一处是他们看得到的，那就是嘴巴上那个皮开肉绽的黑洞。

那个士兵被安顿在紧挨着得克萨斯人的一张病床上。从早到晚，得克萨斯人都会侧身坐在自己的床上，兴致勃勃又满腔怜悯地跟那士兵说个没完没了。尽管那个士兵从不搭腔，他也毫不在意。

病房里每天测量两次体温。每天一早及傍晚，护士克拉默就会端了满满一瓶体温计来到病房，沿着病房两侧走一圈，挨个给病员分发体温计。轮到那个浑身雪白的士兵时，她也有自己的绝招——把体温计塞进他嘴巴上的洞里，让它稳稳地搁在洞口的下沿。发完体温计，她便回到第一张病床，取出病人口中的体温计，记下体温，然后再走向下一张床，

第22条军规

Catch-22

依次再绕病房一周。一天下午，她分发完体温计后，再次来到那个浑身裹着石膏和纱布的士兵病榻前，取出他的体温计查看时，发现他竟死了。

“杀人犯，”邓巴轻声说道。

得克萨斯人抬头看着他，疑惑地咧嘴笑了笑。

“凶手，”约塞连说。

“你们俩在说什么？”得克萨斯人问道，显得紧张不安。

“是你谋杀了他，”邓巴说。

“是你把他杀死的，”约塞连说。

得克萨斯人的身子往后一缩。“你们俩准是疯了，我连碰也没碰过他。”

“是你谋杀了他，”邓巴说。

“我听说是你杀死他的，”约塞连说。

“你杀了他，就因为他是黑人，”邓巴说。

“你们俩准是疯了，”得克萨斯人大声叫道，“这儿是不准黑人住的，他们有专门安置黑人的地方。”

“是那个中士偷偷送他进来的，”邓巴说。

“是那个共产党中士，”约塞连说。

“看来，这事你们俩早就知道了。”

约塞连左侧的那个准尉对那个士兵意外死亡的事却无动于衷。他对什么事都很冷漠，只要不惹到他头上，他绝不会开口说一句话。

约塞连遇见随军牧师的前一天，餐厅的一只炉子爆炸，烧着了厨房的一侧。一股强烈的热浪迅速弥漫这个地方，甚至在约塞连的病房——离火灾现场差不多有三百英尺远，病员也能听到大火呼呼的咆哮声，以及燃烧着的木材发出的刺耳的爆裂声。滚滚浓烟快速涌过病房映着橘红光亮的窗户。大约过了一刻钟，空难消防车赶到现场救火。经过半个小时紧张急速的行动，消防队员开始控制住火势。突然，空中传来了一阵熟悉的单调的嗡嗡声，原来是一群执行完任务后返航的轰炸机。消防队员只得收起水龙带，火速返回机场，以防有飞机坠毁起火。轰炸机全都安全降落，最后一架飞机一着地，消防队员便立刻掉转车头，火速驶

过山坡，赶回医院继续灭火。当他们赶回医院，大火已熄。火是自己灭的，而且灭得很彻底，甚至没留下一处要用水浇泼的余烬。消防队员自是很失望，无所事事，只好喝口温咖啡，四处转悠，想法子勾引护士。

失火的第二天，随军牧师来到医院。当时，约塞连正忙着删改信件，只保留了其中卿卿我我的甜言蜜语。牧师在两张病床间的一张椅子上坐了下来，问约塞连感觉如何。他的身体微微倾向一侧，衬衫上别着的一枚上尉领章是约塞连所能见到的唯一能证明他官衔的标志，至于他是什么人，约塞连一无所知，于是便想当然地认为，他不是医生就是疯子。

“哦，感觉挺好，”约塞连答道，“只是肝有些疼，所以我猜想自己应该也不是很正常吧，不过，不管怎么说，我必须承认，我感觉确实很不错。”

“这就好，”牧师说。

“是啊，”约塞连说，“没错，感觉好就行了。”

“我本来想早点来的，”牧师说，“可是最近我身体一直不怎么好。”

“那实在是太不幸了，”约塞连说。

“我只是得了伤风，”牧师马上补充道。

“我一直在发烧，烧到华氏一百零一度。”约塞连也连忙补上一句。

“那真糟糕，”牧师说。

“是啊！”约塞连表示同意。“没错，是太糟了。”

牧师有些坐立不安。片刻后，他问道：“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忙？”

“没有，没有，”约塞连叹息道，“我想医生们尽了全力。”

“不，不。”牧师有些脸红了。“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指香烟啦……书啦……或者……玩具什么的。”

“不，不，”约塞连说，“谢谢你。我想我要的东西都有了，缺的只是健康。”

“真是太糟糕了。”

“是啊，”约塞连说，“没错，是太糟了。”

牧师又动了一下身子，左顾右盼了好几回，然后抬头凝视天花板，

第22条军规

Catch-22 ■

接着又垂目盯着地上出神。最后，他深吸了一口气。

“内特利上尉托我向你问好，”他说。

约塞连听说内特利上尉也是他的朋友，心里很是过意不去。看来，他俩的谈话终究有了一个基础。“你认识内特利上尉？”他遗憾地问道。

“认识，我跟他很熟。”

“他有些疯疯癫癫的，对不对？”

牧师笑了笑，笑得很尴尬。“这我倒是不怎么清楚，我想我跟他还没那么熟。”

“你尽可能相信我的话，”约塞连说，“他的确有些疯疯癫癫的。”

接着是片刻的沉默。牧师仔细考虑了一番，之后，突然打破沉默，问了个突兀的问题：“你就是约塞连上尉？”

“内特利一开始就很不如意，因为他的家庭背景很好。”

“请原谅，”牧师胆怯地追问道，“我或许犯了个大错。你就是约塞连上尉？”

“没错，”约塞连坦诚地说，“我就是约塞连上尉。”

“二五六中队的？”

“是二五六中队的，”约塞连答道，“我不知道这儿还有别的什么人也叫约塞连上尉。据我所知，我是唯一的约塞连上尉，不过这只是就我自己所知道而言的。”

“我明白了，”牧师说，显得有些不怎么高兴。

“如果你想替我们中队写一首象征主义诗的话，”约塞连指出，“那就是二的八次方。”

“不，”牧师低声道，“我没打算给你们中队写什么象征主义诗。”

约塞连猛地挺直身子。他发现了牧师衬衫领子的另一边有一枚小小的银十字架。他惊愕不已，因为以前他从未跟一位随军牧师这么面对面谈过话。

“原来你是一位随军牧师，”他兴奋得大声叫了起来，“我不知道你是随军牧师。”

“呃，没错，我是牧师，”牧师答道，“难道你真的不知道？”